

同题一组·端午

龙舟鼓儿闹端阳

□ 梅曙平



五月的黄昏，下过雨，天刚放晴，村落显得清朗朗的，凉爽而又干净。爷爷扛着锄头从田间地头归来，哼着前人流传下来的民歌，兴冲冲的脚步将门前的泥地踩得窸窣地响。斜阳下，周遭密集着微小的蚊虫，像呵着一蓬蓬热气。

晚饭的当口，爷爷兴奋地说：“今年端午东港赛龙舟，大伙儿推举我划破水。”奶奶瞥了他一眼，接过话茬道：“破水要好气力，前拉后推，船才起势。你这身板，怎么吃得消？”

爷爷笑道：“破水是引水，头引、二引、三引的三对桨是全船桨手的导引，须有10年以上的桨龄作根基。我懂水性，划头引凭的是技巧，不是蛮力。”

“唉，我说你呀。”静了半晌，奶奶才补了一句，“划头引得留点神，触岸、碰船，最险的怕是头桨、破水。”

接下来的日子里，爷爷分外忙碌，先是参与清桨。龙舟一次又一次地试划，以便对每个舱位的桨手进行调整。每划试一次，都有被重新调位或被淘汰的桨手。桨手们谁也不敢怠慢，如若被淘汰，在乡里乡亲面前，是很丢脸面的事儿，会叫人奚落和晒笑的。爷爷可是老桨手，头引的舱位坐得稳，把得牢。

临近端午的那些天，东港已然彩旗飞舞，锣鼓震天，两岸到处是“赏红”之人，水面上游弋的是抢“红”的龙舟。“赏红”者看到自己心仪的龙舟出现，便挥篙摇“红”，龙舟得到信号，立马飞也似的划向岸边，都想撞彩头。遇上实在的“赏红”人，不忍桨手耗费过多的体力，也就直接将“红”送上。肚里弯弯多的人则不然，非得与

桨手们一而再再而三地闹腾之后，看足了表演，这才点燃爆竹，送上红红绿绿的花彩。

一晃到了端午节，我背着奶奶塞满粽子、米糕的背包，一路小跑地跟着爷爷划引水的龙舟来回转悠。那船儿有头有尾，有橈有舵，有鼓有锣，船形为黄瓜底、鸭子嘴、燕子尾。两侧坐满28名橈手，除了前橈、尾橈、锣手与鼓手各一人外，其余24名橈手分为12对，按所处的位置，分别唤作引水、前羊角、鼓仓、后羊角、夹船。

我见竟渡的地头有一棵粗大的柳树，便三下两下爬到树梢，骑在桡杆上。嗨，东港的情形尽收眼底。刚开始，龙舟只有两三只，渐渐地越聚越多。爷爷这一船人穿着红衣、裹着红头巾，扎眼得很。这时，河面上响起了龙船调。爷爷天生一副亮堂的嗓子，起头领唱。就听得爷爷即兴唱道：“五月五，是端阳，龙船下水闹长江。”一人唱，众人和，高亢的号子声令橈手们像打了鸡血一样亢奋。同样亢奋的还有岸上看龙舟的男女，女人与孩童使劲地挥舞彩旗，男人们则两眼放光，脖子上的青筋都鼓了起来。唱罢一曲，爷爷又换了词儿：栀子花，靠墙栽，年年十五白花开……

就在这时，一声尖锐的哨音穿透嘈杂。我晓得，哨声一响，比赛就要开始了。六只龙舟为一组，共有八组。我们乡的龙舟编在第一组，就像离弦之箭似的，已然疾驰而出。就见河面上泛起一痕痕雪白的浪花，鼓声、锣声“咚咚锵、咚咚锵”，响得到处都是。整块樟木做成的龙船鼓今日威风八面，震天价的恢弘。鼓点令众橈手动作整齐划一，20多支桨片上下

翻飞，齐刷刷地向水里划去。每条龙舟的鼓手都用尽了吃奶的力气，狠命地擂，擂，擂。我怔怔地看呆了，真担心鼓槌把鼓皮擂出一个大洞来。

鼓声咚咚，锣声当当，锣鼓点子有心有法，混响在一起，内行的却能听出细微的门道。锣鼓除了要激越、默契，还有玄妙的变化。倘若遇上不同的河段、水流、比赛节点，须与之相应地加快、放慢频率或添加花式，目的是脚足竟渡的劲头，调动橈手的情绪。锣手与鼓手密切配合，方能保持橈手入水、出水的节奏，才可众人划桨逐浪高。鼓手如若一开赛就“咚咚咚”一通重鼓，十有八九要输掉比赛。有经验的鼓手起先是“当咚、当咚……”敲过四遍边鼓，待橈片渐次地划齐了，再“咚咚、咚咚”擂起紧鼓。这当口，爷爷的龙船眼见快要落到人后了，打锣的老五急了眼，在中舱又蹦又跳，“噹噹噹，噹噹噹……”拼命催锣，撩拨得众橈手玩了命地加劲再加劲。两船一并列，经验老到的廖船公狠地抽一梢，龙舟猛地一蹬，刹那间，超出对方半个船身的位置。

划啊，划啊。后半程，眼见旁边的龙舟已经超了上来，爷爷忽地发出一声呐喊：“哟吱哟吱，嘿呀啊哈！”众人齐声应道：“哟吱哟吱，嘿呀，嘿呀！”一阵激奋，后面踩梢的人因为前面的人划得太厉害，差点掉下水去，幸好脚和船绑了根带子，这才逃过一劫。我一面喊加油，一面紧盯着爷爷引水的姿势。他手里的橈片深深插入水中，又迅疾划出水面，回到原初起点；再重复分水、引水、推水，循环往复，干净利落，没有一丝多余的动作。我忽地想起纺织的奶奶，转上去，用力

到了高点，又转下来，回到起点；然后又用力，再转上去，如同昼夜夜来，日沉月升；如同祖先远去，儿孙降临，姓氏绵延。奶奶的纺车，爷爷的橈，或温柔或猛烈，都可在有经有纬的劳动中找到相应的节奏。

岸上的加油声此起彼伏，也不知具体是为哪一只龙舟鼓劲。一听便知，这是到了冲刺的关口。我欣喜地望见：这一组，爷爷划破水的龙舟最先触到终点线，一举夺得绸缎扎的红绣球。

看到龙船上的人欢呼庆祝，看见橈手们彼此击掌时的笑脸，我内心不免犯起了嘀咕：“就在上个月，老五叔与船公旺生为地基分界吵得不可开交，眼下也该和解了。”

乡里人生于斯、长于斯，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。牙齿还有磕伤舌头的时候呢，村人间的小摩擦也是难以避免的。乡里乡亲吃的是五谷杂粮，烧的是草木秸糠，胃肠是很清洁的，心肠是柔软的。它的柔软是因为彼此间颗粒特别细腻，挤压得很紧，绵密得鸡犬之声相闻。在单一、沉闷的乡村，人和事也有自己的脾性，也有自己的鼓点与闹腾。

我晓得：乡邻们的争吵并不记恨。也许只须端午划一场龙舟，年节里组织一次集体团拜，他们就化解了心中的积怨。乡土的本色是：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，打从孩童时起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看惯的，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。故而，每年龙舟竟渡都能够呈现出集体的力量。在我看来，橈片无论多少，大家只要坐在同一条船上，全都是劲往一处使，心往一处想的。

豫章随笔

“白鹤小镇”背后的故事

□ 周海燕

不知不觉间，来南昌五星垦殖场已是第八个年头了。八年前，儿子去了大洋彼岸求学，我遇到了这群鹤。鹤们和儿子一样吧，都是从地球的这一端飞到地球的那一端，为了成长，为了他们期许的更好的未来。

八年前那个冬日的清晨，鄱阳湖畔的薄雾被即将升起的太阳映成了粉红色，我披着朝霞架起“大炮”第一次站在藕田边，静静等待。随着太阳跃出大湖水面，藕田里的水汽缓缓向上升腾，渐渐形成一片片浓薄不一的粉色平流雾。远处刚才还清晰可见红黄相间的水杉林此时躲在薄雾中高低错落，冒出的树尖像极了幅写意的山水画。蓦然发现，大自然真是神奇，一片不过2000亩的藕田竟然也可以烟波浩渺宛若仙境。少顷，一阵清脆的鹤鸣从身后的大湖传来，转身望去，一队人字形的鹤阵翩跹着由远而近。待这群大鸟从头顶飞过时，巨大翅膀扇动起的呼呼风声直冲耳膜，令人震撼。渐渐地，从大湖过来的鸟阵越来越多，鹤鸣声愈发洪亮。众人口中不停地惊呼，这边来了一群，那边又来了一群，双眼应接不暇。它们用翅膀搅动着粉红色的薄雾在空中寻找风向，或盘旋，或降落，联翩而至。

“你还赶紧拍啊？”同行摄影师的催促让我缓过神来，眼前的一切竟是真实的，我不是误入仙境，这就是距南昌城东仅40公里的鄱阳湖畔一个真实的冬日清晨。

后来听说，这块藕田从2012年冬季，就迎来了30万只白鹤，200多只灰鹤。整个冬天大鸟们在无人看管的藕田里觅食莲藕，后来越聚越多。2016年冬季我遇到它们的时候，白鹤已经把数量多于自己数倍的灰鹤打了出去。呼朋引伴间，在这块藕田越冬的白鹤数量已经超过了2200只。其时，有关部门公布的白鹤种群数量是3000只。

藕田的主人是十户来自安徽的藕农，2010年组团开始来此种藕，两年后鹤们开始光顾。到我们来的2016年冬季，已经发展到2000多只白鹤，再加上比白鹤数量更多的天鹅、鸿雁、豆雁，只这些大型候鸟就足有万只。起初回了安徽老家过年的藕农们雇了当地人，用竹竿绑着红色塑料袋大声地吆喝着进行驱赶，无奈你从北面过来，鹤们飞向南面；人还没到南面，鹤们又降落回了北面；后来，又扛来了高音喇叭，重复地播放着吆喝声；再后来，买了大锣当地地敲，但都只是前两三天有点作用，到了第四天便再也不奏效了。国际鹤类基金会创始人乔治·阿基博说，因为种种原因，鄱阳湖里鸟们的食物极为短缺，它们在担惊受怕和饿死之间选择了前者。鸟们真的是饿急了。

随着白鹤摄影作品的流传，纷纷赶来的除了国内外研究白鹤的学者还有国内外摄影师们，他们朝圣般地扛着“长枪短炮”蜂拥而来。那时整个垦殖场只有一家饭店，还有一家有着四个房间可以住宿的农家乐。更多的摄影师晚上在田埂上住帐篷，白天吃着泡面或自热饭，依旧难掩兴奋。

转年，忽然有一天，隔壁鱼塘的老李凑过来说，你们抓紧拍吧，今年冬天就拍不到了。众人大惊，问为什么？老李说，人家安徽藕农这几年损失了好几百万，驮不住啊！原来，藕田主事的小马前几日带人来看了地，新接手的种粮大户要种水稻。

鄱阳湖已经没有鸟们吃的了，如果这块藕田也没了，今年冬天鸟们回来时，怎么办？

白鹤藕田要改种的消息瞬间在生态摄影圈炸开，义愤填膺的，扼腕叹息的，无可奈何的，各种情绪在摄影群里弥漫。最后大家一致认为，我在媒体工作，应该有渠道向各级主管部门汇报，争取让政府将白鹤藕田保存下来。然而，此时距莲藕种植最佳时间只剩两个多月了，时间紧迫，我赶紧将白鹤藕田的情况和大家的诉求形成文字到处反映。一段时间奔波下来，尽管有些部门来实地考察了，但按现有资金使用规定，无法覆盖到鄱阳湖外的农田。想解决问题，只有从根本上推动相关规定调整，何其难也！何况两个月后藕田又要易主了。

傍晚，儿子来电，到休斯敦已经超过半年了，刚去时定的床垫不知道被商家送到什么地方去了，儿子至今还睡在地板上。鹤们在西伯利亚启程时，可能也会对鹤宝们说，这儿太冷了，我们要飞到鄱阳湖去，那儿有温暖的天气，丰富的食物，你们将在那里长大。但当鹤妈拖儿带女飞翔近6000公里投奔鄱阳湖时，没想到却要面对食不果腹的困境。彼岸太远，我帮不到儿子，但是这些哑着嗓子嘶鸣着索要食物的鹤宝们就近在眼前。

我需要做些什么。在众人的“怂恿”下，我以南昌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副会长的名义发起了“留住白鹤”众筹活动。国内外共113位摄影爱好者慷慨解囊，其中美籍华人摄影师梅慧敏女士在休斯敦义卖了自己的摄影作品。滚烫的爱从四面八方向鄱阳湖汇聚，温暖了白鹤，更温暖了我。

八年后过去了。如今的五星垦殖场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号——“白鹤小镇”。白鹤小镇的面积由原先的300亩扩大到了1050亩，南昌高新区政府不仅新修了连接城区的鲤鱼洲公路，还配套建设了白鹤科普馆、自然教育中心。小镇上的餐馆民宿已达33家，世界各地的观鸟者有了更多的选择。

八年，不长，也不短。但白鹤，赋予我生命新的意义。如果可以，希望余生都是牧鹤人，与鹤为伴，直至白发苍苍！

杨梅叭叭跌

□ 春序

屋背山的杨梅开始转红，端午就近了。

“端午节，杨梅叭叭跌……”村坊传唱的顺口溜，是庄稼人总结的植物时令表。水井旁，几只鸟儿叽叽喳喳捡着糯米粒。阿妈打上一桶井水，倒入装着糯米的木盆里，盖上一个米筛，就进山了。

村人对山上每一粒山珍、每一棵杨梅树，熟悉得如同自家地里的庄稼。哪路山有杨梅树，哪一棵先红，哪一棵晚熟，都了如指掌。杨梅酸，摘杨梅的人吃几颗就倒牙了。阿妈进山摘杨梅，总会在装满杨梅的竹篾篮子上面放几枝带枝的杨梅，红红绿绿的，很是好看。再摘上一把清新鲜绿的箬竹叶，用山间细青藤束成小扎放进篮子里，端午节的粽子、叶板就有看落了。

放端午假，看着阿妈为节日忙进忙出的身影，就觉得日子踏实而从容。

屋檐下竹篮子里的杨梅，不经意间，就勾起了摄影的冲动，我忙掏出手里划算着。先拍个全景，要有氛围感，竹篮子、红红的杨梅、深绿的杨梅树叶、瓦屋檐、菜园、篱笆、远山，左一个构图，右一个构图，一个俯拍，一个特写，一个冷暖对比色。心里暗呼：完美！喇喇发了一堆图到亲人群，勾引得一大群人口口水，把端午的氛围感拉满。

我嘟囔着给阿妈看图，阿妈说：“好是好……”又补一句，拍照能填饱肚子吗？

我从篮子里挑出一大海碗又大又红的杨梅，先放盐清洗再清水，沥干，撒上白糖，拌匀，腌一会就可当

零食吃。那入口酸甜的味道，是最夏天的味道。

分出几碗杨梅，一碗端给秋婶家。院子门口，我就闻到了粽香味，她家高压锅发出“吱吱吱”的声音，锅顶的气阀旋转着，蒸汽四溢。我叫了声婶，秋婶闻声迎出来，手里拿着一片粽叶，手上黏着几粒糯米。忙叫我进家喝茶，我说：“新摘的杨梅，送来给婶子尝尝鲜。”秋婶拿起一粒吃吃起来说：“很甜。”我在矮凳上坐下，秋婶倒了杯茶递给我，又麻利地拿起粽叶扭成一个绿色的锥形斗，放入米粒，一块猪肉，再放米粒填满斗，折粽叶封斗顶，扭粽叶收角，再用一根棕树叶细条缠束粽叶，一个有棱有角的粽子就做好了。这看起来简单的动作，我却至今没学会。秋婶开开心心地说：“明天孩子都会回来，说家里的米好、水好，粽子更好吃，外面吃不到这种味道。”

一碗端给桂兰姨家。阿妈说：“桂兰姨一家在广东过端午。你可以去阿紫家聊聊天，她一个外地人讲普通话，嫁到我们这儿不容易……”我路过桂兰姨家门口，果然关门闭户。

转过一个屋角，一股火烧柴草的味道飘过来，走近一看，只见阿紫在院子里放个铁锅，烧黄板架，烟雾缭绕，阿紫的咳嗽声穿过烟雾由远及近，差点我俩就撞了个满怀。阿紫贵州人，嫁给堂哥快十年了，头几年带着孩子跟堂哥在外打工，近几年回乡包山岭种脐橙，做电商卖脐橙和土特产。家里两个娃看见我端了杨梅来，都开心地围着我转。我找了个凳子坐下，把杨梅抱怀里，拿出一粒最红的，递到孩子嘴边，又缩回

来。一来二去，孩子们的口水都流出来了，我说：“谁先叫姑姑，我就先给谁吃。”他俩异口同声叫了声：“姑姑！”我就开心地把碗递给小哥俩。阿紫说：“晚点过来吃碱水粽子，我这可是纯植物‘酿造’哩……”她那夸张的表情，逗得我大笑：“你这是在搞直播吗？”我这句话好像提醒了她，只见她赶紧打开那套直播设备，还叫我帮她多拍摄几张照片作宣传用。

等我归屋，阿妈已挑出一篮子红杨梅，洗净，沥干，泡了一坛杨梅酒。剩下半青半红的就放粗盐入缸腌上，制杨梅干。再到下山角田坎渠边，扯上一把狗斗米（鱼腥草）连根带叶洗净，晒干半干，切小段，放入腌杨梅的缸中。天井里，时光慢慢流淌。

我把新摘的箬竹叶洗净，一片片码在竹篮子里。再到河边扯上一把清新鲜绿的芒（芦荻）秆叶，洗净。把糯米、柚米打成粉，和入糖，揉成团，做一蒸篮箬叶板。长长的芒秆叶在阿妈手里飞舞，小小的米粉团团就穿上了绿衣，芒秆板，只有阿妈做的才好吃。挤得满满的一蒸篮芒秆板，上甑蒸。灶膛里的柴火烧得啪啪响，锅里蒸汽腾腾，箬叶的清香裹挟着米香溢出瓦屋。

夜晚，阿紫送来一大盘粽子，大家围着茶几坐下来，吃粽子，喝茶，品



杨梅，嗑瓜子，阿妈还端上一盘热气腾腾的箬叶板、芒秆板。点上一支艾草香，大家你一句夹湖土话、她一句普通话嘻嘻哈哈聊着阿紫卖土特产的趣事。

杨村的阿叔打来电话说：“明天端午节，上来看龙船……”很神秘的様子。

杨村最兴的节日是太平堡龙船盛会。山那边，时不时传来爆竹声、喇叭锣鼓声……

初五一大早，家家户户忙着迎龙神、摆三牲酒礼，点爆竹。门窗上插艾草、挂蒲草，屋前屋后洒上雄黄酒。用“端午水”洗头洗澡，穿新衣。阿妈给穿戴一新的我们，点上雄黄酒，日子就安泰了。

午饭后，马路上都是提着节礼上杨村走亲戚、看龙船的人，花花绿绿的人群向杨村圩镇聚集，大塘头人声鼎沸，熙熙攘攘，喜庆连天，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节日的兴奋。

阿叔挤进人群，迎我们上二楼阳台，整个鲤鱼寨尽收眼底。湖边围满了人，孩子们就爬树、爬楼顶，从这里往下看，可看到划龙舟的全景。喜鹊响起，锣鼓敲响，只见湖中几条龙舟挥汗前行，锣鼓急，呼声紧……一场场激烈的龙舟赛，划得河水欢腾。